

李劫人和法国自然主义的关系

李秀卿¹, 龙岗²

(1.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2.西昌第一初中,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李劫人是我国现代知名的川籍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艺思潮的关系中,他与法国自然主义之间“先研究后化用”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很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李劫人; 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3-0039-03

法国文坛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自然主义对我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不限于李劫人一个。但是,能象李劫人那样先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然后予以接受的人却绝无仅有。他把自然主义理论化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并贯穿于创作始终,这点很值得我们关注。

一 李劫人与自然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1 接触期——高等学堂求学时期

我们知道,到李劫人那个时代,谈外国文艺思潮、读外国文学作品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期间,由于校内西方文艺思潮激荡涌动,使从小嗜好小说的李劫人读到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又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佻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并“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1](p7)}比如林译小说《旅行述译》、《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都是这一时期他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是李劫人了解外国文学的开始。正是在这些作品影响下,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这一时期写成的《盗志》短篇作品系列(四十余篇),“内容都是暴露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面,绝大多数材料取自我在泸县、雅安县的二十二个月中所见所闻”^[2]。这些作品因“对现实多含讽刺,而且又隐隐反映出若干问题因而更为学生所喜爱”。^{[3](p2)}就是说,李劫人一进入文坛,就以“实写”为写作之根本。这一方面是当时民族革命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他日后接受自然主义提供了可能。因为,在“实写社会”这一点上二者是契合的。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李劫人不自觉地接受当时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思潮影响的时期。

2 研究期——留法时期

这是李劫人直接接触自然主义并接受其影响

的时期。时间是1921年10月到1924年8月。本来,李劫人1919年底就到达马赛了,但他一开始是在“巴黎通讯社”工作,为成都《国民公报》、《川报》、《星期日周刊》等报刊发国际消息和通讯。后因多种疾病于1921年春进入巴黎市立贫民医院治疗。两个月后又转移到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城拉密尔和格勒罗布尔修养并补习法文。一直到1921年10月,才应周太玄、王耀群夫妇之邀,到蒙北烈大学和巴黎大学专攻文学。这里相对较好的学习条件,使李劫人全力投入到对法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和翻译之中。他上过法国文学史、近代批评文学、雨果的诗等课程。对自然主义当然也作了全面仔细的研究,并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左拉学派之所以成功,完全是靠试验科学的方法,因此写一个钱商,就必须进入市场,置身于市侩之中筹掘算,然后下笔;描写人生,则凭其巨胆,凭其观察所得,毫无顾忌,将重重黑幕尽力揭破。可见,李劫人对以左拉为首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派是很有研究的。这种研究对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无疑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对自然主义理论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所取舍上看起来。除了研究,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许多法国作品,包括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原名《小物件》),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今译《包法利夫人》),还有若干散文、小品、随笔。这一阶段是李劫人研究并吸收自然主义理论时期,对他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3 化用期——回国以后

这一时期从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自然主义理论已融入到他的创作观念之中,并被娴熟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达到了水乳交融、不着痕迹的地步。三十年代中期,即从1935年7月到1937年7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有代表性的一套“长河小说”《死水微澜》、

《暴风雨前》和《大波》。特别是第一部,仅用了二十来天便创作完成。这些小说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致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专门写出《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称他是中国的左拉、“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称其作品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1](p6)}。事实上,“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1](p4)}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郭氏文章的标题。用“中国左拉”来称赞李劫人,绝对不是信手拈来、随意而为。郭氏这样称赞正是揭示了李劫人和左拉,李劫人作品和自然主义小说之间不同寻常的关联。简而言之,这种关联的本质就是“写实”原则。李劫人对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视的,并贯穿于创作始终。固然,反映现实社会是当时所有革命作家的共同原则,但是,李劫人的“现实观”和别的作家并不一样。如果说其他作家是强调“艺术再现”的话,那么李劫人则更重视“绘画式”的描写,乃至不少研究者把他的作品当作历史传记来阅读应用。可见他的作品有多真实、多准确!这种“真实、准确”和自然主义领袖左拉倡导的“科学实验”原则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 李劫人笔下的自然主义因子

综观李劫人的作品,我们发现其内容都是以他亲身经历过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比如1923年的传记体中篇《同情》就是以他在法国巴黎住院期间的经历写成的。伍加仑认为“可以把《同情》看作是从早期的‘漫画法’到后期的‘绘画法’过渡的一座桥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在他研究了自然主义后完成的,这似乎意味着李劫人开始向自然主义靠拢。其后的作品,这种“绘画式”描写更为显见突出。从叙事、状物、写景、肖像到性格、心理、服饰乃至生活起居等描写都细致精微,纤毫毕现。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一幅幅川西平原的风俗画卷。请看他对川西平原秋天晨景的精细描摹:

成都平原的冬天,是顶不好的时候,天哩,常是被一派灰白色的厚云蒙住,从早至晚,从今天至明天,老是一个样;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暗淡的云幕揭开的力量。田野间,小春既未长出,是冬水田哩,便蓄着水,从远望去,除了干干净净的空地外,便是一方块一方块,反映着天光,好象陂塘似的水田。不过常绿树是很多的,每个农庄,都是被常绿树与各种竹子蓊翳着,隔不多远便是一大丛……^{[1](p253)}

对同一景物作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描绘,是自然主义者最乐于做的事情。为此,他们甚至不

惜堆砌词藻,长篇累牍地、不厌其烦地描写,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准确、真实。李劫人虽不至于此,但也可以看出他对事物的描写兴趣。天回镇、兴顺号、集市、成都正月灯会、青羊宫庙会……描写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村妇蔡大嫂的刻画:

她的衣裳,也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是什么颜色,不知道,因为上面罩了件干净的葱白布衫,袖口驼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一条宝蓝围裙。里外衣裳的领口上,都时新地有道浅领,露出长长一段,虽不很白,看起来却显得很柔情,很油腻。^{[1](p19)}

一位俏丽泼辣的川西妇女形象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足以表明李劫人对自然主义的接受与恰到好处的把握。

最能体现李劫人与自然主义关系的,是他对“历史的真实”的高度重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是“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1](p5)}有人将他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直接称作“历史小说”。为了“真实”,他“尽力搜集档案、公牒、报章杂志、府州县志、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和私人诗文。并曾访问过许多人”。^{[3](p5)}李劫人非常反对将现代人的思想赋予历史上的人。他批评郭沫若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装在了二十年前的人的脑子当中,认为那就是不真实,要求自己“绝勿”那样。因此,“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就成了他一生都坚持的创作原则。“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的形象化了出来。”^{[1](p45)}直到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再版后,他还“广搜读者意见,结合新得资料及个人钻研所得,再度进行修改,一直修改到一九六二年他临死前最后不能完成的一个字。”^{[3](p6)}对“真实”如此刻意强调并竭力追求,在同时代作家中恐怕是没有第二个人了。这种“真实观”显然来源于自然主义“把小说当历史写”的理论。他忠实地贯彻了自己的这种创作原则。可见,长篇三部曲充分显示出了李劫人对法国自然主义的接受,自然主义的精神和创作手法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融入到了他的创作之中。

不过,这不是说李劫人对自然主义就完全赞同、全盘吸收。实际上,李劫人是对自然主义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决定取舍的。这和同时代的作家不去仔细辨别,拿来用了再说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李劫人研究自然主义

时,它在法国已经衰落,这就使得李劫人能站在圈外,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审视自然主义,从而能理性地看到自然主义的优劣。他后来总结说,左拉派之所以成功,全靠实验科学的方法,而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这派作家只用力在黑暗面上,只管火辣辣地描写出来。至于光明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左拉派就不管了。这就象医生看病,只说病因,却不开药方。可见,李劫人对自然主义“只看病,不开方”的纯客观描写是不赞同的。李劫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明了强烈的爱憎。

吸收外国文学的思想和方法,化为自己的创作营养,然后创作出全新的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现

代文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李劫人是其中独具特色而成就巨大的一位。

三 结论

我们无意把李劫人论证为一位自然主义作家。实际上,是不是自然主义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接受和吸收外国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现代文学家中,李劫人实在是特别的一位。这种特别之处在于:在文学思潮产生国对一种思潮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然后选择性地接受并贯穿创作始终。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李劫人是自然主义作家,但说他是我国现代作家中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最深、最持久的作家,应该是允许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郭沫若. 中国左拉之待望[A]. 李劫人选集(第一卷)[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2] 李劫人. 自传[A]. 李劫人选集(第一卷)[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3] 张秀熟. 序[A]. 李劫人选集(第一卷)[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Jieren and French Naturalism

LI Xiu-qing¹, LONG Gang²

(1. Chinese Dep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2. No.1 Junior Middle School,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LI Jieren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Sichuan writer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foreign trend of literary thought, it is very unique that Li related him with the thoughts of the French Naturalism which focuses on studying it before using i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

Key words: Li Jieren; Naturalism

(责任编辑:张俊之)